

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讓我走入六龜(上)

六龜印象對我來說，已不是炸彈蓮霧與金煌芒果，也不是寶來或不老的溫泉，而是多元族群匯集的山村，以及所發展出的生活與文化。這趟為期三天的手作步道工作假期，除了第二天的古道施作日，也對六龜的林業、農業及十八羅漢山的自然生態有相當的認識，幾位主講老師、在地人及夥伴，讓我想到好紀錄側寫他們。

這次來到六龜，我印象最深刻的認識，就是六龜大多是來自竹苗的北部客家人，所謂的「北客」有別於六堆的「南客」，而六龜客家人幾乎沒有甚麼客家腔，甚至台語講得跟客語一樣好。

「我七歲前都跟父母在山上工作，八歲才下山唸一年級。不久戰後聽說天下已太平，不工作也有飯吃，山上的人紛紛下來平地，但一年多後發現並不是如此。」六龜老



永光行鍾照明阿伯（陳慧媛提供）

街永光行的老闊鍾照。空檔，又心之所向的去找鍾阿伯聊天。鍾阿伯是新竹客家人，從小生活困苦，父親先嘉義山上從事伐木工作，阿伯就在嘉義出生，舉家遷往下一處伐木地，而到了六龜。我在二一級那時候，還是日本時代，記憶裡很少在唸書，常聽到美軍飛機或砲彈轟炸聲，我們都很緊張要去防空洞或水溝裡。：：下山就學時不會講日語，而戰後又要學國語，上學時會被詢問是哪國人，而與閩南人或中國人分開上課。」鍾阿伯持續說著二個時代的故事，不久其大哥也來店裡串門子加入對話，像日本人的流利到好像日本人。歲月的痕跡同樣刻畫在他們的臉龐與身軀，但兄弟倆人所展現內斂及外放的氣質卻不相同。

「你聞聞看這個樟腦塊，聞了這個爬坡就有力氣！」鍾阿伯得知

明，端坐在堆滿各年代伐木器械及日用品的七十年老店內，跟我聊起天來。永光行是我第一次全家來六龜旅遊，那晚只是到市區補給，在夜間寂靜幽暗的老街巷口，看到店家幽微卻不朽的燈光，那次就有第一次接觸。而這次是在第一天集合前的



吳憶萍在生態園區向大家分享六龜的故事（陳慧媛提供）

我們三天在六龜的活動，在我離開前，轉動一瓶內置有久遠的樟腦油給我。樟腦油給我的開香提神，原來樟木還有這種功能。而這場對話，讓我在後續行程中都有所領會。在林試所林文智副研究員的分享下，得知在永光行看到的「鋒子」伐木創具是歷史最悠久且珍貴的，而走訪在區公所後方滿天宮神社遺址旁的防空洞，也想起阿伯國小時躲飛機感受宛如地震的轟炸場景。台灣文史的走讀，一直是加廣加的堆疊，跟歷史一樣，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而在六龜的鄉間，更看見吳憶萍及林文

智二位，在鄉土的持續深耕，不是賺大錢的前景，卻讓他們留下的原因為何，是我一直在觀察與思考的。二一〇七年回來六龜陪父母，從事環境與藝術教育結合的工作，協助有學習障礙的孩子，並開始林業的調查與紀錄，沒想到馬上就遇到八八風災，成為環境難民。第一天午後，全員移駕到老濃溪對岸的一塊生態園區，聽主人憶萍分享六龜山城及林業的故事，在開場的連結。「中央山脈的土石流，為礫石地為主的六龜帶來泥土！」在憶萍的眼中，風災並沒有帶來絕望，而是希望，在二一〇

○年開始打造這片濕地園區。簡報後的導覽走讀，更讓我體會到名為「多多鳥之歌」的意義，快瀕臨絕種的鳥，也能獲得重生。唱生命之歌。主人設法引進山泉水滋潤土地，嘗試各種植物與樹木的栽植，例如六龜的山茶，憶萍形容六龜的茶就是有個性未被馴化。從一開始五種蛙類到目前十六種蛙的復育。午後我們學員也喝了三種憶萍自製的清爽飲料。「我們算是配合季節施作友善農業的混農，雞蛋不會放在同一個籃子。我們只想讓好的東西留下來，讓好的小農集合起來，沒有多想經濟的問題。」憶萍回應學員的提問。

我認識憶萍，是先從看她整理出版的六龜林業史套書，看到如此柔性的名字想像的是一位蓄長髮的文史工作者，沒想到見到本人卻是短髮俐落、平時騎著二手重機的堅毅女性。廣告設計背景出身的憶萍，還是有從事繪本的工作，林業史套書的圖文就是全靠自己包辦，也是主要收入來源。但斜槓務農深耕六龜的她，卻是能展現她生命力量與價值的地方！我也和她聊了許多跟永光行鍾阿伯聊天的心得，也是看了她書中採訪鍾阿伯的紀錄，才知道自己首次走讀六龜，就找到對的人！

（未完）

文／陳慧媛（來自新北，愛好登山健行，六龜后山百年山徑手作步道工作坊學員）

還河（一）

當我從社區報看到消息，再打電話向老家的親戚求證後，不得不嘔唏自然的造弄。社區報刊登的大概內容是：相隔八十七年，正好五十年，莫拉克颱風，以極慢的速度通過台灣，其超大豪雨讓中、南部成為水鄉澤國，農牧損失極為慘重，小林村被活埋，全國死亡人數可能數千。其中有位鄉親住在崩沙潭，他在巡視田地時，田坎突然被沖垮而連同崩塌泥土掉進洪水中……

由於「崩沙潭」是我唸小學上下學的必經道路，所以我才格外關心，也證實死者是我們稱為「生財叔」的黃生財的二兒子得昌哥。在我們鄉下，不管認識與否，如果不知道名字，就以年齡長短來定出該稱呼阿伯、阿叔或阿哥；如果知道名字就在稱謂的前面冠上名字；又如果是同姓卻沒有親戚關係或難述輩份就以「孫叔」、「孫嫂」互稱。因為「生財叔」的家就在每天要上學的路旁，又因為彼此並不常往來，連喜慶婚喪都沒有互請，所以我始終以為「生財叔」只是普通的鄉親。大概是國中時，偶然聽舅父講起，才知道原來跟生財叔是有親戚關係的，只是還不清楚是

親姊妹。至於怎麼會兩家不常往來？這又等到我經多方探問後才很感慨的輕嘆一聲——又是一樁兄弟分家爭財產所引發的恩怨。

我們居住的將近卅甲的河原地是由「雙溪河」及支流「擔水溪」沖積而成，由於中間有座像是掛鐘的山，當地人就稱那裡的「鐘山地區」。而生財叔的家座落在廣興庄剛過「穿透隆」及「崩沙潭」後，進入鐘山地區的第一個家庭，也正正好位於雙溪河與擔水溪的合流處。這裡會被統稱為「崩沙潭」，肇因該處的地形破碎且常崩。當然，真要嚴格算，那麼生財叔的家約還有一百多公尺。只不過，這百公尺距離是生財叔改變擔水溪出口，並搬石運土填滿雙溪河的高灘地後創造出來的。

原先，寬約七、八公尺的擔水溪，在石角仔土地公那裡沿著生財叔的三分地向南流，被雙溪河的高灘地擋道而做九十度轉彎向西，再流個百多公尺後即以極尖銳的斜角匯入河道寬約六十公尺的雙溪河。生財叔的房子就在這山河交接處的茅草屋，剛開始是泥磚茅草屋，十幾年前才改建成紅磚鐵皮屋。

（未完）

文／笠民鍾鐵鈞